

藝術可穿不是穿 新西蘭「藝裳奇幻世界」

新西蘭的首都惠靈頓真的是個很寧靜的城市，習慣了香港的熱鬧喧嘩，到那兒後反而有些不習慣。走在人群稀少的海港邊，不由地想起，一個從前在新西蘭求學的好友總是打越洋電話來抱怨：「真是的，太靜了，大家在家裡看着帆船比賽的電視節目就能過一天。」

然而現在的每一年，這個城市都因為一個特別的事件而熱鬧非常，我說的可不是男性荷爾蒙爆棚的國際七人橄欖球賽 (Wellington Sevens)，而是結合了音樂、時裝、舞蹈、劇場的大型表演「藝裳奇幻世界」(The World of WearableArt, 簡稱WOW——也令人想起人們興奮時發出的聲音)。演出的創作團隊甚至打趣地說，橄欖球賽吸引了眾多男人，他們也許會喝上不少啤酒，但不會逛街消費；來看WOW的則多是女性，她們帶著全家大小一起從新西蘭各個地方飛過來，消費力驚人。WOW對惠靈頓觀光業的貢獻可不容小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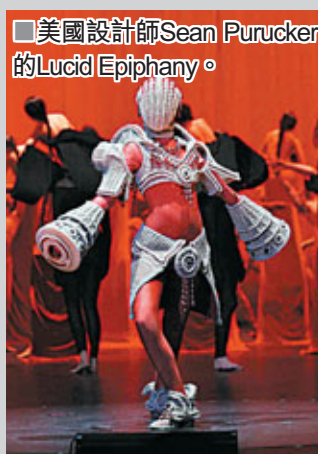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末，記者隨着香港藝術節來到惠靈頓，搶先看看這個將在2012年初造訪香港的「奇幻世界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惠靈頓報道

圖片由WOW提供 (圖片作品均將參加香港的演出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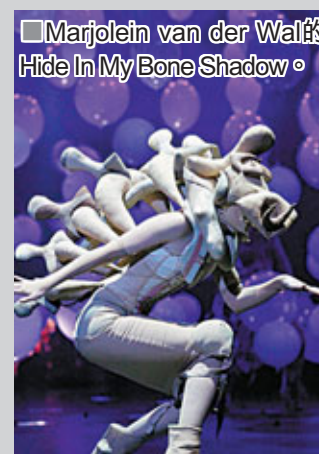
■Catherine Anderton的You Don't Bring Me Flowers。



■美國設計師Sean Purucker的Lucid Epiphany。



■2010年WOW中兒童部分的角色：皇帝與皇后。



■Marjolein van der Wal的Hide In My Bone Shadow。



■奧克蘭藝術家Ema Karl和Van Der Wal的Reflection。



■Susan Holmes的Dragon Fish。



■Sarah Thomas的American Dream，形象地詮釋「美國夢」。

「WOW」甚麼？

想知道WOW是甚麼，還得從它的來源說起——WOW的創始人Suzie Moncrieff是個住在小城Nelson的雕塑家，1987年時，為了給當地一家畫廊作宣傳，她想出一個奇異的點子：以往的畫展人們總是站在藝術品前靜靜觀賞，為何不把藝術從牆上拿下來，放在活生生的人的身上？就這樣，Suzie在Nelson的社區會堂中開始了自己的小實驗，這個大約200多人的活動也變成了WOW的第一個舞台。「剛開始時，人們都不是很理解這個概念，甚麼叫wearable art (可穿着的藝術) 呀？我要主動向人們推廣這個概念——我們不是要單純的漂亮的裙子，而是要把藝術穿在身上。」Suzie說。

到現在，WOW已經走過了23個年頭，從Nelson到惠靈頓的大舞台，變成了每年吸引超過5萬觀眾入場的大型表演；表演的內容也日益豐富，除了展示服裝，還加入了戲劇、舞蹈等劇場元素，深得當地觀眾的喜愛。從惠靈頓機場到酒店的途中，我們便遇到兩位專門從奧克蘭飛過來看表演的女士，更表示這已經成為她們每年的必備節目之一。

除了每年的演出，WOW也是國際性的服裝設計比賽。每年，評委們從全世界的競選作品中挑選出超過150件精彩服裝，在2個小時的演出中展現，更定出多個獎項讓大家角逐。Suzie強調，WOW所要的不是時裝，

也不是奇裝異服，不鼓勵大家跟隨時裝大潮流，而是突破框框，把人體當作雕塑的泥胚或者畫布來發揮創意。參加WOW競賽的人也五花八門，有專業的設計師，也有畫家、雕塑家、建築師、學生 (2011年的WOW，不少上海東華大學的學生也來參加)……參賽的作品造型天馬行空，所用的材料從玻璃到鋼管應有盡有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而只要有創意，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鮮人也可能奪魁。也許就是這種無門檻的「樂在參與」精神，讓WOW有了種十分親切的味。

不是時裝秀

8月28日的演出就像是一場全家狂歡show。剛開場，廚師打扮的小丑演員們便湧到觀眾席中搞活氣氛，接着登場的Children's Section (兒童部分) 以「食物」為主題來講故事，小朋友們穿着被設計成甜甜圈、棒棒糖，甚至是荷包蛋等食物的服裝蹦蹦跳跳，五彩繽紛的糖果色讓整個舞台變成了童話中的巨型餐桌；Illusion Section (燈光幻想部分) 則在黑暗背景中用服裝的螢光色來營造超現實主義氛圍；Avant Garde Section (前衛設計部分) 可算是與時裝最接近的部分，美妙的服裝配上歌劇和芭蕾舞，是藝術和時裝的親密接觸。

整個表演中，最為驚艷的是一段現代舞編排。背對觀眾的一羣女舞者高高地站在椅子上，隨着音樂的改變而更替身上絲巾長裙的顏色，配合舞台後方大熒幕上顏色

的濃烈和褪淡，整個畫面美輪美奐。橙、黃、紅、綠、藍……以此為背景，在台前展示的各款服裝也好像有了不同色彩。

但令整個劇院沸騰的當數Man Unleashed部分的創新新劇服設計。設計師們想出各種「鬼點子」，在原本有着刻板印象的新劇服裝上大做文章。各位帥哥粉墨登場，有的穿着如孔雀，更一按服裝上的機關就現場「開屏」；有的穿着大膽的透視裝；有的裝着一對翅膀出場……而這些都比不上那位扮演亞當的小伙，當他穿着形似只有一片葉子遮住下身的褲子登場，更隨着音樂跳起搞笑又略有挑逗的舞蹈時，全場的觀眾都忍不住尖叫起來。原來每一年，大會都會間隔舉辦以男、女服裝為主題的部分，以往曾舉辦過女性內衣設計，也深得觀眾喜愛。

問演出的藝術總監Maia，如何把服裝展示和舞台表演相融合。她說，每一年演出各部分的主題都略有不同，每一件參賽的服裝背後也有設計者自己想要表達的故事，她試着去了解這些故事，但又跳脫出來，把各種表演元素融入進去，讓服裝互相配合講故事，也讓大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些作品。模特的舞蹈或身體語言也根據服裝來設計，他們不是時裝模特，也並不是要走Cat Walk，而是要用身體來講故事。出來的效果，也



■Hannah Gibbs與Stephen Loy的Perfect Pins。

許和設計師最初想像的很不一樣，但卻帶來更多的驚喜。許多設計者在看完演出後，都迫不及待地開始想下一年的點子了。

2012香港見

2012年的香港藝術節，WOW將來到香港。與以往的演出不同，這會是一次難得的「WOW中之WOW」，帶來精選自多年得獎作品中的最精彩的一批，在1個多小時的時間中展示。表演中的小朋友、模特和舞者都會部分在香港本地作

遴選，不知道嬌小的東方身體穿上這些破格的服裝時會是甚麼樣子？我們拭目以待。

藝裳奇幻世界

時間：2012年1月29日、30日，2月3日至4日晚上8時；1月29日，2月4、5日下午3時

地點：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匯星

詳情可參考網站：

<http://www.hk.artsfestival.org/tc/prog/18>

千千萬萬個我 ——《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》

文：梁偉詩

我是在今年6月20日開的微博。除了那時候實在是無聊透頂，更重要的是我對熱度友儕輩的媒體無比好奇。兩個多月飛快過去，對微博最大的感想——那真是自選娛樂版——每天圍觀着自選的娛樂名人評論、轉發。微博圍觀的奇異力量，竟然發展到早於去年，便有人為我這無名小卒開微博，把我發過的文章貼上去，再去關注別人。因此當「非常林奕華」企劃《在西廂》文案時，用上「愛在圍觀的時代」、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紅娘」的宣傳語句，馬上覺得深得我心，明顯把握了現今媒體時代的脈搏和神髓——我們不是在圍觀別人，便是等着被圍觀，自己成了最賣力把自己推銷出去的紅娘。

《在西廂》同時又湊巧遇上千載難逢的被圍觀契機——女主角劉若英閃婚，使得演出似乎更具聚光力量。我慶幸所看的是七月下旬的香港站演出，這時候劉若英還是大中華世界的「黃金剩女」，起碼說出《在西廂》開卷第一句自白「我想我是嫁不出去了」時，不會引起八卦起哄的陣陣大笑。我一直覺得，《在西廂》所以吸引觀眾入場，是因為站了一個很好的點，那是談圍觀、自我書寫、資訊爆炸——今天「雲山戀」塵埃落定，明天「鋒芝戀」風雲變色、後天某紙上明星自曝「被家暴」——《在西廂》的出發點和切入點是切中要害的。關鍵是，它如何在一個「故事」中被呈現。

秉承林系劇場風格，基本上觀眾是不會在《在西廂》舞台上，看到任何一個原著《西廂記》的「古裝人」，他們都只是被概念化了的時裝「角色」，如想「嫁入豪門」的Johnson (張生)、竭力把主子「嫁出去」的Ruby (紅娘)、在茫茫人海打撈飛龍快婿的名媛Tracy (鶯鶯)、一心一意把女兒嫁到親族的崔夫人 (崔夫人) 等。在這個佈局下，演出希望談到的是「分身」，為了超脫不夠好、不夠體面、不夠完美的自己，人們特別渴望通過一些中介把自己變成某些人，而這些中介可以是一段婚姻、一筆金錢、一次寫作，又或者網絡世界中的自我設定。《在西廂》甚至刻意同時暴露不同階級的Ruby、

Johnson、Tracy的困境，於是《在豪門》中鋪陳了「男人和女人」、「女人和女人」、「女兒和媽媽」之間種種恩怨，突顯出婚姻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——攀龍附鳳、獲得身份、維持家庭前景等等。當中所談的都是社會角色，個人卻被扭曲得支離破碎。

中段的《在西廂》則是虛擬世界，「後花園招親」、「大前廳搶親」根本就是互秀本錢的競技場，你家財萬貫、我一表人才、他千軍萬馬，她身材惹火，還有某某完美無缺。然而，不管如何，關鍵還是「秀」。最後無堅不摧的推銷員所以輕易取勝，就是搔首弄姿的名媛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」。因此《在西廂》這一段，所展現的其實是毫無顧忌、誇誇其談、張牙舞爪的慾望流動，所「秀」的往往更只是所願意見到甚至販售中的自己。《在豪門》部分，則其實大有《港女發狂之港男發瘋》的「女兒受制於母親 (或家庭)」的主題因子；《在西廂》的虛擬世界，又是《包法利夫人》中自我表述和自我販售的餘緒。然而，最後的《在海邊》，卻出現了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陳述後，「如何把故事講下去」的問題，於是《在海邊》把故事調和為「媽媽的苦心」、「女兒的童年創傷」和「母親指定的表兄原是理想配偶」等因素的浮現，結局大團圓，也回歸了傳統家庭倫理價值——似乎一切都是虛妄的，只有身邊這個人是真實的。

如果《在西廂》所聚焦的是「分身」對現實的「逃逸」和「逆轉」——「如果博客是一個掌上的後花園，那麼社交網路則是每個人的櫥窗，在裡面精心陳列着每一個人想要被看到的形象。……因此，鶯鶯與紅娘合一，在自己的掌上後花園建立了一個名叫西廂的私密世界，一個是鶯鶯的人卻欺騙自己是紅娘，宣洩自己真實的想法，又否認自己的真實想法，那是一個已經成為女人的女孩對自己的處境、情感和未來生活的異想。」(見場刊頁7) 這



個深具時代洞察力的布局，卻被演繹為鶯鶯的「分身」故事，落入了「分身後在另一個我中感到挫敗、回過頭來發現現實原來很不錯」的奇異論調，使得末段鶯鶯與表兄的溫馨談情場面不免驚扭。

更富戲劇性的，竟是後來《在西廂》在內地巡迴期間，爆出了「劉若英閃婚」的爆炸性新聞，一下子「奶茶一定要幸福哦」和「奶茶都結婚了我怎麼辦」的驚呼聲此起彼落，似乎劉奶茶的「分身」故事——「媒體中的黃金剩女劉奶茶」VS「現實中嫁予富商的女藝人」——較諸舞台上出現了更令人瞠目結舌的落差。當然，無論是祝福者還是驚呼者，事件中的反應都只是照見「圍觀着」的我們的思想感情。以戲論戲，如果細閱《在西廂》的場刊文字，不難發現編劇陳立華的確大有企圖心，想要在劇中的種種問題和思考也相當複雜、多面。《在西廂》愈是想駕馭這，兼收並蓄卻愈見枝蔓，尤其鶯鶯重遇其父時哭得一塌塗令人費解。

最後，或許要在這裡分享一下其他觀眾對《在西廂》的觀感。朋友說得很有趣，認為《在西廂》的鶯鶯原是《多啦A夢》的大雄，紅娘是叮嚀，張生是靜宜。一切都是矛盾任性軟弱的大雄幻想出來的玩意，大雄和叮嚀不單是一人分飾兩角，還是大雄的千千萬萬個我。

活動推介

香港管弦樂團 巨星匯：冰鳥·火鳥

相隔七年，美籍鋼琴巨匠瓦茲再度與港樂合作，為樂迷獻上葛利格熾熱激昂的鋼琴協奏曲。德國指揮德爾弗斯將以他的指揮棒帶大家進入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度，感受西貝遼士及史特拉汶斯基音符下的「冰鳥」及「火鳥」。音樂會節目包括西貝遼士《圖翁內拉的天鵝》、葛利格鋼琴協奏曲以及史特拉汶斯基《火鳥》。

時間：10月14、15日 晚上8時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

查詢：27212030, www.hkpo.com

香港話劇團 《盛勢》

21世紀是屬於中國的時代，為配合整個國家騰飛之盛勢，人人都不顧一切，抓緊時機大展拳腳，實行置諸死地而後生。繼《最後晚餐》後，「劇本發展計劃2010」帶來另一優秀作品——《盛勢》，由新晉編劇意璋瑋操刀，用具時代感的筆觸，描繪現今中國強勁經濟發展下激烈競爭中扭曲的人心，和愈變愈瘋狂的城市人面貌。節目由話劇團駐團導演馮蔚衡執導，演員王維、孫力民、邱廷輝、劉守正以及客席演員許崇珩及李凌波演出。

時間：10月29至30日，11月1至3日、4至6日、9至10日 晚上8時 11月5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

查詢：31035900, www.hkrep.com

《根與魂》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

在一晚的演出中，讓你飽覽最富古韻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節目包括南音《秋奏神弦》，古琴藝術《流水》，中國朝鮮族農樂舞《豐收樂》，瑪納斯《英雄瑪納斯》與《我們愛唱瑪納斯》，彝族海菜腔《金鳥銀鳥飛起來》與《酒歌》，侗族大歌《蟬之歌》，朝鮮族長鼓舞《長鼓舞》，蒙古族長調民歌、中國蒙古族呼麥《遼闊的草原》與《褐色的雄鷹》，粵劇排場折子戲《困谷》，山南昌果卓舞《雅舞春潮》。

時間：10月11至12日 晚上8時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
查詢：22687321